

人工智能翻译的挑战与伦理思考

——以中国网络文学的翻译为例

齐金鑫 李德超¹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275)

(香港理工大学 语言科学与技术学系, 香港 999077)

摘要: 翻译作为推动中国网络文学全球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受益于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了翻译效率并显著降低了成本。然而,AI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维持文学风格及确保翻译一致性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此外,AI翻译在伦理层面引发了关于道德代理、责任归属及技术设计伦理决策逻辑的深刻思考。本研究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揭示了AI翻译在文化理解和文学表达中的不足,探讨了AI翻译技术设计中的伦理决策逻辑,明确了责任归属问题,提出了多层次的伦理规范,并强调了人类译者和译后编辑者在AI翻译流程中的监督与优化角色。

关键词: AI翻译;网络文学;技术挑战;翻译伦理

Title: The Challenges and Ethics of AI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key tool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has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ransl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costs. However, AI translation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handl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maintaining literary style, and ensuring translation consistency. Additionally, AI translation raises profou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moral agency,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ogic embedded in technology design. Through specific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of AI translation in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explores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ogic in AI translation technology design, clarifies issue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proposes multi-level ethical standards,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human translators and post-translation editors in supervising and optimizing the AI tran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 AI translation; online literatur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ranslation ethics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凭借其独特的魅力与创新精神,在全球广受关注,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第三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发布的

《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指出,2024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呈现四大趋势: AI 翻译,加速网文多语种出海;全链出海,IP 全球共创模式升级;交流互鉴,深入“Z 世代”流行文化;新机涌现,全球开拓发展新空间。

《2023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以下简称

¹ 作者简介: 齐金鑫,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史、文学翻译。

李德超,博士,香港理工大学语言科学与技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实证翻译研究、翻译史。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伪译小说的行动主义研究”(22YJC740061)的资助。

《23 报告》)与《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以下简称《24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营收从 2022 年的 40.63 亿元增至 43.50 亿元,出海作品总量扩充至 69.58 万部。同年 10 月,阅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WebNovel)上线约 3 600 部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作品,较三年前增长 110%。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惊人发展速度,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Li, 2023; You, 2021)。

AI 的作用功不可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发布的《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起点国际”持续推进人机协作的 AI 翻译模式,推出包括《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兽》(中译英)、《公爵的蒙面夫人》(英译西班牙语)在内的多部 AI 翻译畅销佳作。《24 报告》进一步显示,2024 年中国网络文学多语种出海成效显著:网文翻译出海作品总数突破 6 000 部,其中新增 AI 翻译作品达 2 000 部,同比增长 20 倍;在网文畅销榜 Top100 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占比高达 42%。AI 翻译不仅拓宽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范围,也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有机会了解和喜爱中国网络文学。

在成本方面,《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指出, AI 翻译系统可将行业效率提高 3 600 倍,同时将翻译成本降至原来的 1%。尽管人工校对与编辑仍不可或缺,但 AI 的初步翻译已极大减轻了译者的工作量(Kirov & Malamin, 2022)。随着 AI 系统的不断学习和数据的不断积累,译文质量将持续提升,对人工校对的需求也将逐步减少,从而进一步降低长期翻译成本。因此, AI 在网络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前景广阔(Zhang, 2023; Zhao, 2023)。

学界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已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其中,关于传播策略的分析(严立刚、欧阳友权, 2023)以及传播路径和现状的研究(陈彦旭, 2018; 何弘, 2022; 张富丽, 2023; 吴申伦、龙雨晨, 2023)揭示了网络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特点和多元化传播策略;对民间翻译组织(王祥兵, 2015)以及译介模式和影响的研究(吴赞、顾忆青, 2019; 吴赞、林轶, 2022)凸显了翻译实践在推动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角色。此外,数字化翻译模式本体研究(邓丽君, 2023)和对商业出版社(汪宝荣, 2020)以及“纸托邦”(石春让、张静, 2023)或“实践社群”(卢静 2023)的深入探讨,展示了网络文学在数字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的转型和创新。最后,关于网络文学中多模态叙事的研究(邵璐、吴怡萱, 2021)则关注于提升叙事技巧,以增强文学作品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这些研究综合展现了中国网络文学在全球文化交流

中的多维度影响。在 AI 技术背景下,部分学者(邵璐、吴怡萱, 2021; 何弘, 2022; 吴赞、林轶, 2022)关注 AI 在网络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同时也有学者批评 AI 技术发展中“技术中心主义”的隐患(陶锋, 2019: 36)。

然而, AI 技术在深刻改变网络文学翻译生态的同时,其实际应用暴露的问题及其对翻译伦理的冲击,仍有广阔且亟须深入探讨的空间。基于此,本文聚焦 AI 翻译的实际案例,剖析其技术局限,并探讨其对翻译主体、责任归属等核心伦理议题的挑战,结合多层次伦理规范,强调人类译者和译后编辑者在 AI 翻译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伦理角色与责任。为直观展现 AI 翻译的局限及其伦理意涵,本文以《2023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中中译英“AI 翻译爆款”《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兽》(*Mythical Era: I Evolved into a Stellar-Level Beast*)为核心案例展开分析。

2. AI 在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中的局限

尽管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翻译系统在语言流畅度与翻译适当性方面不断进步(Popel et al, 2020: 9-10),但在处理富含文化内涵、独特风格和创造性的中国网络文学时仍面临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人类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敏感性和专业素养(肖婷、康志峰, 2025: 105)。以下结合《神话纪元》的 AI 翻译实例,具体分析其局限性。

2.1 文化差异的理解及处理不当

AI 在应对深层文化意涵和特定语境时,往往难以准确传递文化特质。中华性作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魂”(汤哲声, 2023: 146-149),若在翻译中被大幅删改或弱化,势必导致作品丧失文化根基和特色,削弱其在国际市场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正如许钧所言,中国文化“走出去”应格外重视语言文化异质性的保留与呈现(刘云虹、许钧, 2016: 75)。然而, AI 工具(如 ChatGPT)常出现语义理解偏差,导致翻译生硬或表达不准(李宜芸、牛云平, 2024: 27),易误导海外读者。

例如,角色名字的直译,如“陈楚”译为“Jack Clark”、“张晓兰”译为“Doris Raven”,虽使名字在英文语境中更自然,却削弱了角色原有的文化背景与身份特征,损害了文本的文化风貌。正如一位读者评论道:“Westernizing names simply does not work... If you're set on westernizing a novel, a lot more effort needs to be put in. But it's not even needed.”(将名字

西化根本行不通……如果执意要把一部小说西化,那就必须投入更多功夫。但这么做其实毫无必要)。此外,文中形容年轻人或孩子“虎头虎脑”,直译为“a tiger-like appearance”(虎一般的外表)或“a boy with a tiger's head”(长着虎头的男孩),容易引起英语读者误解,偏离原意。

2.2 文学风格与情感色彩缺失

文学性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本”(汤哲声,2023: 145-146)。网络文学的情感色彩、作者风格和特定修辞承载着重要的交际与语篇功能,而现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此处理能力有限(张政、王赟,2024: 13)。AI在情感、文体和语域的把握上仍存在短板。

网络文学中流行语和粗俗语言常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关键。例如,选定陈楚所在班级班长和武修委员时,班主任迅速决定了人选。班里的学生夏右辉评论道:“我敢肯定,这里面一定有什么PY交易。”“PY交易”在中文网络语境中带有明显的非正式、俚语色彩和讽刺意味,常用于形容不正当交易,符合高中生身份设定。译文“I'm sure there's some kind of quid pro quo going on here”使用拉丁词“quid pro quo”,虽表达了交换概念,却失去了原文的轻佻语气和讽刺色彩,使角色发言过于正式,抹杀了人物特点。

原文描述“六角蝾螈”生长速度:“这个成长速度,比吃了金坷垃膨胀得还快,完全违背生物的成长规律。”译文为:“…… the Six-legged Salamander grew visibly thicker and longer, completely defying the biological growth rules after eating to fullness twice.”(这条六角蝾螈在吃饱两次后,体型明显变得更加粗壮修长,完全违背了生物生长规律)原文通过“比吃了金坷垃膨胀得还快”的比喻增添了幽默感和夸张效果,译文则显得平淡直白,缺失了文学风格。

2.3 翻译不一致性

AI翻译在处理复杂或抽象概念时,常出现不一致。例如,“六角蝾螈”在不同译文中被称为“Six-legged Salamander”与“Six-horned Salamander”,“六角龙”译为“Six-horned Dragon”。这种不一致引起了读者的困惑。一位读者评论:“Six-horned salamander became a dragon in a puff (sic.)”(六角蝾螈噗的一声就变成了龙),表达了对“六角蝾螈”突然变成“龙”的困惑。另一位读者则询问:“Wasn't it called a Six-horned Dragon before? (sic.)”(之前不是叫六角龙吗?),对术语变化产生疑问。

翻译策略也存在不一致。原文中的“真武天王”被直译为“True Martial Heavenly King”,保留了原名

含义和风格,但“九幽天王”却译为“Sky King Denny Kaye”,完全改变了原名的文化意涵,造成译文风格不统一。

2.4 创造性与适应性不足

AI翻译在处理需要高创造性和适应性的任务时表现不佳。尤其在涉及文化审美和细腻情感表达的文本中,AI难以理解作品的独特韵味,导致译文缺乏灵活性和生动性。归根结底,AI缺乏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基于感性的想象力(吴勇立,2024: 38)。

以对陈楚外貌的描述为例,原文“陈楚脸上一直没什么血色,显得白皙干净,并且五官很秀气,比许多女生还好看”,反映了东方文化对男性清秀白皙面容的肯定,不必然关联性取向。然而,译成英文“Jack Clark always had a pale complexion, appearing fair and clean. His facial features were so delicate that he looked better than many female students”,却可能因西方文化对男性美的不同理解而被误解为暗示同性恋倾向,有读者即产生此联想,尽管角色并非如此。

3. AI翻译的伦理思考

一味指摘机器翻译的错误,以此证明其不如人脑翻译,有失公允(聂珍钊,2023: 10)。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在翻译效率和准确性方面优势显著,错误率远低于人类译者(张文煜、赵璧,2024: 94),但其背后存在诸多亟须深思的伦理问题,包括翻译主体的道德角色、责任归属以及技术设计中的伦理决策逻辑。只有在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同步发展的基础上,AI翻译才能实现高效、准确的跨语言沟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尊重。

3.1 责任归属与道德代理

传统翻译中,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者,还是文化诠释者和价值判断者。其决策基于自身文化背景、道德判断及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体现了义务论伦理对译者忠实性的要求,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对效益最大化的关注(Chesterman, 2020: 21-22)。译者是传统翻译决策的明确主体。

然而,AI翻译的出现颠覆了这一主体格局。AI系统虽提高了译文生成效率,却缺乏人类译者的文化敏锐度,无法承担译者应有的自我反思与选择责任,丧失了意识形态、政治、伦理层面的主体性(Tymoczko, 2014: 219)。例如,翻译“虎头虎脑”这类富含文化意象的表述时,人类译者会通过理解语境和习语内涵,选择更符合目标语审美的译文或辅

以注释、意译等手段来传达生动感。AI 翻译则依赖预设算法与大数据语料进行机械化处理,难以主动反思语言背后的文化、伦理或意识形态因素,无法承担选择背后的道德或文化责任。因此,AI 的介入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主体格局的深刻变化。

翻译主体的转换使责任归属问题日趋复杂。当技术时代的伦理行为主体既可为“群体主体”也可为机器或人机融合时(任文,2019: 50),翻译责任归属不再仅指向译者个人,特别是当 AI 的决策过程受算法与语料等因素决定时,更牵涉开发者、技术平台与算法设计者等多方责任。在生成式 AI 盛行的背景下,翻译质量还取决于用户输入的提示词(prompts),而提示词的自由设定与难以追溯,使偏差归因更为困难。偏差若源于不当提示词,用户是否应承担责任?因此,AI 翻译冲击了传统的译者伦理观念。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委托”(delegation)概念指人类将特定的任务、功能或行为转移给非人类实体(如技术或机器),令其代为执行原需人类参与的工作。委托不仅是技术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还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规范与约束。通过相应设计与功能嵌入,技术对人类行为加以“规定”(prescription),通过预设规范与参数引导限定人类决策与行动(Latour,1992: 231-234)。传统上,技术被视为中性中介工具,仅执行预定指令与功能,不参与价值判断或道德决策。然而,当委托扩展至伦理层面时,技术的地位随之改变。此时,技术不再只是被动的操作对象,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代理”(moral proxy),在特定情境下承担道德或伦理决策职责,代替人类面对复杂的价值判断(Millar,2014: 49-50)。在 AI 翻译中,“委托”体现为人类将翻译任务转移给机器,让技术取代原本需要人工完成的语言转换与文化解读。AI 翻译系统的算法与设计者的价值选择,决定了其在处理文本时会“规定”用户的行为与决策,使译者的文化意志、道德判断乃至意识形态被算法塑造。当 AI 承担起对翻译内容的选择和价值评判时,便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人类决策文化与伦理问题,成为道德代理。

但 AI 在执行伦理决策时存在不足。以网络文学翻译为例,AI 在决定是否保留源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如何处理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元素时,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道德判断,扮演了道德代理的角色。然而,代理人能否被视为道德代理,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执行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而不取决于其是否应对这些行为承担道德责任(Floridi,2023: 136)。AI 翻译或许能通过算法和训练语料实现一些合乎道德或文化期待的译文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系统本身

应当对这些行为负责;真正的责任仍应由开发者、用户等人类主体共同承担。

3.2 技术设计中的伦理

AI 翻译的技术设计直接反映了开发者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偏好。拉图尔指出,非人类技术(nonhumans)承担了设计者的“选择性态度(selective attitudes)”(Latour,1992: 233)。AI 系统的表现,不仅取决于算法性能,还深受设计者所选语料、训练方式、算法权重及语言观念的影响,引导译文优先满足某些语言流畅度或主流文化适配的标准。当技术大规模部署时,原本属于个人或团队的偏好便被复制、扩散并自然化为“客观”规则。例如,若训练语料主要来自英美媒体,系统可能默认英语叙事逻辑与价值观为“标准”;若算法优先追求可读性,就可能牺牲文化异质性,将地方色彩的表达“归化”成通用英文。AI 系统看似客观,实则持续将设计者的主观选择投射到每一次自动化翻译中,影响全球读者对源文化的理解与想象。

此外,许多误译源于技术设计中对伦理参数的忽视。这些误译表现为无法准确传达隐含意义或偏离目标语言表达习惯的机械直译。其根源在于机器翻译的预训练过程忽视了源语言的伦理参数,包括伦理身份、伦理语境与伦理环境等因素,导致源语与目标语转换过程中出现缺乏文化考量的直接转换。这意味着机器翻译的误译不仅是技术瑕疵,更涉及伦理选择的缺失和错配(聂珍钊,2023: 6)。例如前文提到的陈楚外貌描述,其审美标准包含复杂的伦理、文化与社会价值判断,形容男性“清秀”是对柔和美好面部特征的肯定,不必然关联性取向或挑战性别气质。然而,转换为英文时,若未考虑目标语文化特征与相应伦理参数,易被解读为强调阴柔特质,引发不必要的联想。在此情境下,机器翻译的预训练缺乏对目标语言文化与伦理的考量,导致词语选择与搭配未能恰当呈现源文化的评价标准,产生跨文化价值偏差。

技术中的“规定”可通过明晰的语言指令规范用户行为,使人类遵循技术设定。然而,技术并非完美方案,仍存在歧视与偏见,人们可通过某种手段“反抗”非人类技术的规定(Latour,1992: 232-233)。在生成式 AI 翻译中,“提示词”(prompts)犹如拉图尔所言的“命令式指令”,可视为对 AI 技术规定的反抗和再塑造。用户在设计提示词时,实际上承担了部分伦理决策责任。用户可通过精心设定提示词(如要求保留特定文化意象),尝试引导 AI 突破算法固有的“规定”,实现更符合目标需求或伦理标准的译

文,对抗潜在的偏见或文化简化。

然而,这种“反抗”具有双面性:用户的主观偏好也可能导致翻译失真或引入新的偏见(如要求“翻译得更地道”可能强化主流表达,弱化非主流文化)。提示词极大地影响最终翻译的准确性、忠实度和风格,使其成为人机协作中一个关键且充满伦理张力的环节。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提示词时,用户是否真正认识到自身对翻译结果负有伦理责任?即用户能否意识到其主观干预可能影响译本的呈现方式与文化再现?若缺乏清晰认识,用户可能在出现错误或偏差时,轻易归咎于AI的技术缺陷,而忽视自身在提示设计中的道德责任。特别是,考虑到任何伦理困境最终应以公众价值观和偏好为依据(Gogoll & Müller, 2017: 689),AI决策必须考虑社会价值观、道德和伦理因素(Marino, Cananzi & Aragona, 2024: 48),用户的提示词不仅反映个人偏好,更应符合社会整体伦理标准。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用户都具备足够的伦理意识或文化敏感度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错误或偏差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体现了用户未能承担应有伦理责任。

3.3 多层次伦理规范与人类监督

鉴于AI承担着道德代理的角色,其技术设计也体现了开发者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立场,可以从三个层次规范人工智能与伦理互动:设计即伦理(ethics by design)、设计中的伦理(ethics in design)以及设计伦理规范(ethics for design)。设计即伦理强调在AI的算法和系统架构中融入伦理推理能力,使其能在特定情境下作出符合伦理的判断,并清晰解释其决策依据。设计中的伦理聚焦于AI系统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的伦理影响评估,要求系统具备透明性、公平性,并能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共同价值。设计伦理规范涉及制定行为准则,设定标准和认证流程,确保开发者和用户在研究、设计、构建、部署和操作AI系统时具备诚信。这要求设计者拥有清晰一致的伦理原则,使系统能据此决策,并在偏离时提醒用户(Dignum, 2020: 216-217)。

在AI翻译系统中,伦理规范的嵌入应在技术与算法层面实现。系统应具备识别并处理文化敏感内容(如宗教、性别、政治隐喻)的能力。可在训练数据中对易引发误读的元素进行标注,并将这些伦理标签纳入模型微调过程。生成式AI系统可内嵌伦理风险识别模块。当用户输入包含歧视性或误导性的提示词时,系统能发出警示、提供建议,甚至拒绝生

成输出。通过对提示词进行“伦理标签”处理,系统可主动感知并调整潜在不当内容,避免文化误解或伦理失范。

在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应通过工程与规范性方法系统评估AI翻译的伦理风险。项目初期建立由语言学家、文化研究者、伦理学者与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评审团队,审查算法、语料来源与评估方式是否存在偏见。同时,定期公开模型架构、训练数据来源及偏好参数等关键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系统不会因样本偏差而边缘化某些文化或语言。此外,平台和开发者应为提示词设计制定明确的使用指南,提示用户如何撰写符合伦理的请求,避免极端或歧视性表达。系统在处理提示词时应提供“决策透明度”,允许用户了解AI如何解析提示词并作出文化或伦理判断,促进用户反馈和模型优化。

通过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建立,保障系统研发与使用中的伦理责任。例如,可由行业协会制定AI翻译伦理评估体系,涵盖译文准确度、文化敏感度、语言风格一致性等指标,并对违规行为(如系统性歧视输出)设定明确处理流程。特别是在生成式AI环境下,还应设立“提示词伦理设计规范”,明确不同文化层面上的红线。平台应实施提示词内容安全过滤机制,对极端、恶意提示词进行拦截或限制输出。建立可追溯的日志系统,记录关键输入(如提示词)和系统决策过程,便于在出现严重伦理问题(如传播仇恨言论、重大文化冒犯)时进行责任溯源(区分用户恶意输入、提示词不当或系统固有缺陷)。

正如Marino等(Marino, Cananzi & Aragona, 2024: 49)指出,人工智能必须始终由人类监督,只有人机协同才能最大化其功能。在AI翻译流程中,译者/译后编辑者是关键监督者,负责识别并修正AI输出的文化误读、伦理偏差。在使用提示词时需意识到其影响力及潜在的伦理责任。最终,通过多层次的伦理规范与人类监督的协同运作,AI翻译才能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更好地尊重文化多样性、管控伦理风险,促进更准确、公正的跨文化交流。

4.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分析了其在促进文学传播中的显著优势与面临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AI翻译不足之处的分析,并非意在证明AI译者的能力弱于人类译者。事实上,AI的犯错率远低于人类译者。然则,正因AI在形式和效率上成效显著,其在文化诠释、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上的缺陷更应引起重视。

在伦理层面, AI 翻译引发了关于道德代理与责任归属的复杂问题。AI 在执行翻译任务时缺乏人类译者的文化敏锐度和伦理判断能力, 无法独立承担道德责任。提示词的设计对翻译结果的伦理性具有重要影响, 用户需具备足够的伦理意识和文化敏感度, 避免因主观干预导致的翻译失真或偏见。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借用多层次伦理规范框架与人类监督, 强调人类译者和译后编辑者在 AI 翻译流程中的监督与审核角色, 确保译文在文化和伦理层面上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技术不仅是工具, 还承担一定的伦理角色, 尤其当技术成为“道德代理”时。只有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同步发展, AI 翻译才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尊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 AI 翻译技术与人类译者协同工作的最佳实践, 完善伦理规范体系, 推动 AI 翻译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Chesterman, A. Virtue Ethics in Translation [A]. In K. Kaisa & N. Pokor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13-24.
- [2] Dignum, V. Responsibil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In D. Dubber, F. Pasquale & S. Da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s of AI*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15-231.
- [3] Floridi, L.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 [4] Gogoll, J. & Müller, J. F. Autonomous Cars: In Favor of a Mandatory Ethics Setting [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7(23): 681-700.
- [5] Kirov, V. & Malamin, B. Are Translators Afrai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 *Societies*, 2022(2): 70.
- [6] Latour, B.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A]. In W. E. Bijker & J. Law,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225-258.
- [7] Li, Z. Cross-Culture, Translation and Post-Aesthetics: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in/as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et Era [J].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023(3): 45-61.
- [8] Marino, D., Cananzi, D. & Aragona, F. *Eth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s a Moral Technology* [M].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4.
- [9] Millar, J. Proxy Prudence: Rethinking Models of Responsibility for Semi-Autonomous Robots (2014-3-1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442273>.
- [10] Popel, M., Tomkova, M., Tomek, J., Kaiser, L., Uszkoreit, J., Bojar, O., & Žabokrtsky, Z. Transforming Machine Translation: A Deep Learning System Reaches News Translation Quality Comparable to Human Professionals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1): 1-15.
- [11] Tymoczko, M.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2] You, W. Revisiting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Web Fiction Through Overseas Volunteer Translation Websites [J]. *Babel*, 2021(6): 819-844.
- [13] Zhang, S. Machin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antasy (Xianxia) Novel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eading Websites Translating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A]. In A. Rothwell, A. Way & R. Youdale. *Computer-Assisted Literary Translation*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42-157.
- [14] Zhao, D.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and Beyond: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J]. *East Asia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023(2): 227-241.
- [15] 陈彦旭. “雅到俗”抑或“俗到雅”? ——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类传播路径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3): 91-96.
- [16] 邓丽君. 数字叙事视域下中国网络文学数字化翻译模式本体新探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3): 121-128.
- [17] 何弘. “网文出海”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J]. 人民论坛, 2022(16): 104-106.
- [18] 李宜芸, 牛云平. 重建巴别塔之理想与现实——基于 ChatGPT 的译例探赜 [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4(1): 25-31.
- [19] 刘云虹, 许钧. 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 [J]. 外国语, 2016(2): 70-77.
- [20] 卢静.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合译与实践社群的构建——以纸托邦为例 [J]. 中国翻译, 2023(2): 62-70.

- [21] 聂珍钊. 论科学时代的机器翻译[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6): 1-10.
- [22] 任文. 机器翻译伦理的挑战与导向[J]. 上海翻译, 2019(5): 46-52.
- [23] 邵璐, 吴怡萱. 中国网络文学的多模态海外传播研究[J]. 中国出版, 2021(17): 47-50.
- [24] 石春让, 张静. 纸托邦——中国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和传播综合体[J]. 出版发行研究, 2023 (1): 74-79.
- [25] 汤哲声. 中国网络文学的属性和经典化路径[J]. 中国文学批评, 2023(1): 142-149.
- [26] 陶锋. 人工智能翻译与“世界文学”[J]. 人文杂志, 2019(8): 30-37.
- [27] 汪宝荣.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模式——以西方商业出版社为中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2): 34-42.
- [28] 王祥兵. 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以民间网络翻译组织 Paper Republic 为例[J]. 中国翻译, 2015(5): 46-52.
- [29] 吴申伦, 龙雨晨. 玄幻仙侠题材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优势与路径研究[J]. 出版广角, 2023(13): 39-45.
- [30] 吴勇立. 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学翻译探赜——以《浮士德》和《大腕》德汉互译为例[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4 (1): 32-39.
- [31] 吴赟, 顾忆青. 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内涵、路径与影响[J]. 中国比较文学, 2019 (3): 66-79.
- [32] 吴赟, 林轶. 在线协作下的中国网络小说英译[J]. 小说评论, 2022(6): 131-136.
- [33] 肖婷, 康志峰. ChatGPT 时代人机翻译量子耦合研究[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5 (1): 105-111.
- [34] 严立刚, 欧阳友权. 中国网络文学打造世界级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策略[J]. 出版广角, 2023 (13): 4-8.
- [35] 张富丽. 从作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现状[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3 (2): 75-81.
- [36] 张文煜, 赵璧.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创机器翻译的新纪元了吗? ——一项质量对比研究及对翻译教育的思考[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1): 83-98.
- [37] 张政, 王赟. ChatGPT 译文风格生成: 评析与思考[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4 (1): 10-15.